

老虎走了

□廉涛

老虎一个多小时,直到彻底绝望……

冯主任知道我和老虎的关系要好,想着老虎的妻子远在外地,家中只有涉世未深、尚未成家的女儿,便在他抢救无效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,商量如何料理后事。而我平时手机在静音状态,凌晨5点又是睡眠时间,便没能及时接到电话。冯主任又打给我和老虎的另一个好友伯衍,让他通知我,结果一样,手机还是没打通,伯衍有我小妹的电话,但小妹依然没联系到我,又给我儿子打电话,儿子打到我家里座机。妻子听到刺耳的电话铃声,慌忙去接电话,又慌忙地告诉我“吴周虎没了。”我第一惊,后一愕,一看手机,有那么多未接电话,急忙先拨通冯主任电话,听着冯主任的情况介绍,我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我和老虎认识40多年了,我们同是周至中学80级学生,是周至中学恢复后,招录的第一届高中生。全校共6个班,每班60个人,他在四班,我在六班,因为学生少,同学们自然都熟络。后来,老虎考上了南京铁道医学院,我在西安上学。毕业后,老虎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西安中心医院(现西安市第九医院)。我经过千辛万苦,被分配到民航陕西省管理局,我们同在西安城里工作,自然交往就多了起来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久病的父亲在西

安好几个大医院都住过,但因为和医院人不熟,照顾父亲各方面都不太方便。老虎理解我的难处,让父亲住进了他所在的医院,住进了老乡冯主任所在的心血管科,这样一来,有老虎和冯主任在此,对父亲无论是治疗还是生活都方便了许多。老虎时不时地到病房转转,叮嘱医护人员多加关照,我也就放心了许多。此后几十年,无论是亲戚、朋友、同事及其家人有病,只要我打电话给老虎,他总会第一时间将病人安排妥当。

老虎对业务十分精进,尤其在他擅长的烧伤领域,在西安业界被同仁认可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对美的追求越来越高,尤其是女性整形美容越来越普遍,老虎是西安最早涉足这一业务领域的医生之一,并广受患者好评。由于他出色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精神,他一步步从科室主任、院长助理到副院长。

老虎寡言,但却是一个幽默风趣之人。踢足球时,他喜欢踢边锋和后卫,我问:“为啥不踢前锋?”老虎一本正经地说:“进了球咋办?这关系到球队的荣誉。”朋友在一起玩牌时,订了个规矩,谁赢了就用赢的钱请客,老虎技高一筹,常常是赢多输少,老虎请客时总要把赢的钱留一些,理由是“让赢的人有赢的获得感”。朋友闻之哈哈大笑。老虎运动时,总忘不了他的职业,会给大家提示一些运动时的医

学常识,有老虎这个“保健医生”在,朋友运动时便更放心了。

老虎抽烟喝酒。朋友在一起时,他先不把自己的烟拿出来,等到朋友的烟都抽完了,火急火燎时,他从口袋里掏出烟,说:“啥叫雪中送炭!”老虎喝酒酒风很正,说一不二,把人盯得很紧,十几个人的饭局,谁喝了谁没喝,谁哪杯酒喝了,谁哪杯酒没喝,谁喝了一杯,谁喝了半杯,谁喝的假酒,都难逃老虎的法眼。我从未见老虎醉过。

两年前,老虎突发心脏病住院手术治疗,这是朋友们始料未及的。在朋友眼里,老虎是我们几个人中身体最好的,加之他是医生,朋友都认为,在防范化解疾病方面,老虎比我们有优越条件,但事实是:老虎病了,还动了手术。自老虎手术后,朋友聚会时老虎烟不抽了,酒不喝了,拳也不划了,老虎明显少了许多“虎”气。

明年,老虎该退休了。他女儿说:“我爸一辈子忙忙碌碌,把医院当家,病人就是他的上帝,没好好休息过,本想着他退休后,好好陪他转转,让他多吃些美食,可这一天永远等不来了,我永远没有尽孝的机会了……”

老虎就这么走了,一句话也没留下,悄无声息地走了,倒在了他即将享受美好退休生活前,留给至亲好友无尽的思念和泪水……



老虎,姓吴,名周虎,是我的高中同学,也是我的好友,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,平时都叫他“老虎”。

老虎是凌晨5点走的,走时妻子在外地,家中只有女儿。

抢救老虎的医生冯主任是老虎的部下,也是我的乡党和朋友,他和同事抢救

洋糖饺子

□刘全军

记忆味道

洋糖饺子并非过年吃的“更岁饺子”,而是我的家乡紫阳县一种民间传统小吃。将稍微发酵的糯米粉手搓紧实,挥刀切成半尺条形,入油锅前一瞬间,手腕翻转,面粉稍微呈螺旋状,油炸定型。出锅后,蘸满白糖和炒熟的黄豆粉,吃起来酥细软,回味无穷。

小时候,老家瓦房店有个叫来庆发的男子,就是专卖洋糖饺子的,因为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,大家都叫他“来老三”。这独门手艺是他家祖传的,偌大一个镇子,只有他独家经营洋糖饺子生意,而且是家庭手工制作,全镇的人都要消费他的产品。

孩子们是断然不会想到“余生”这个词的。他们手中握着大把的时光,对未来只有憧憬向往的份儿,恨不得一夜之间长成大人。而成年人,活着活着,脑海中便会经常冒出“余生”这个词。

余生,是一个比较伤感和苍凉的字,有点无奈,甚至有点悲怆,总让我们想起那张将生命量化作30×30的人生A4纸,纸上的900格赫然在目,所剩时光一目了然。每个人的余生都是有限的,而且随着每一天的流逝,余生只能越来越短。每个成年人看到自己所剩的人生时光,都会有触目惊心的感觉。

人生苦短,余生有限。想到余生,我经常会有一种紧迫感,还有种不甘心。心中不止一次问自己:时间都去哪儿了?此生都做了什么?还来得及好好品尝青春的热烈与芬芳,转眼间青春已逝;还来得及享受盛年的蓬勃和辉煌,转眼间老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那个时候他还是年轻汉子,走路一阵风,嗓门大如钟。天一亮他就提着装满洋糖饺子的大竹篮,用一块厚布捂住。先是进瓦房店,在小学校门口叫卖,然后上一道梁到中学门口停留一阵,等到学生上课了,再转身从高家巷子到上街,从上街一直吆喝到大街,整条街的空气中都能听见他“卖洋糖饺子哎——”的叫卖声,声音连门板都挡不住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家家户户都是基本能维系生活,大都没有吃早点的习惯,能吃上一个热乎的洋糖饺子,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

那年月挣钱不容易,钱也很值钱,买一个洋糖饺子要花五毛钱,市场上的本地农家菜才几分钱一斤,五毛钱能保障



一大家子至少两天的蔬菜供给,寻常人家过日子,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,根本没有零钱花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想买又买不起,想吃又吃不着,他的叫卖声喊得全镇人心里慌得难受,只要听到他的声音,就赶紧把门关上。有家庭条件好的人买了他的洋糖饺子后,也都故意大声显摆,更加惹得左邻右舍心里不舒坦,有嘴巴厉害的女人从屋里蹦出来:“来老三,你使劲吆喝啥,悄悄地卖,没人把

淡然过余生

□王纯

之将至。

三毛说:“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,待明白过来后,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。”记得年轻时,我经常用一句很励志的话当自己的座右铭:“我们无法左右生命的长度,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。”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“生命的宽度”是什么,单纯地以为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多更多有价值的事。如今恍然大悟,生命的宽度除了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厚重些,还包括对生命状态的把控和彻悟。

我们该如何度过余生?我想短短的余生应该慢慢过,把脚步放慢,把心

态放正,这样余生便不再匆忙和疲惫,不再仓促和紧张。

短短的余生慢慢过,放慢脚步,把余生过得舒缓的慢板,把余生过得悠然的长诗,把余生过得婉转的歌谣。人生就是一场旅程,这样的比喻极为贴切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,如果一段旅程只顾匆匆赶路,便会觉得旅程太快,还来不及及走好脚下的路,还来不及及看看沿途的风景,倏忽间已经到了终点。那样的旅途,是充满遗憾的。余生,相当于余下的旅程。余下的旅程,我们放慢脚步,放慢人生的脚步,才会留意到沿途的鸟

语花香,才会欣赏到路边的绿瓦红墙,才会关注到脚步的轻快放松。

短短的余生慢慢过,心态淡然,才能把余生过得平静悠然,才能把余生过得安稳通透。前半段人生,我们都活得太功利了,每天为了看得见、看不见的利益狂奔不止。似乎总有一面旗帜,在吸引着我们快马加鞭向前。为了完成某种使命,我们活得太功利化和目的化。我们总以为,人生一定要完成些什么,达到什么目的。而那些目的,往往都带着名与利的色彩。这些俗世诱惑总让我们身心负重,也让人生的旅途变得匆促而沉重。余生短短,愿我们心态淡然。少些锱铢必较,少些争分夺秒,少些枕戈待旦,少些志在必得,多些与世无争,多些平心静气,多些平和淡然,多些得失随缘。

人生感悟

□李淑俐

耳边的军号声

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”在小爸小妈心急如焚的等待中,艳子姐从老山前线寄回的信终于到达了。当读到艳子姐在前线荣立三等功时,所有人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这立了军功的飒爽女兵,是瘦弱的艳子姐吗?没过几天,敲锣打鼓的声音从远处传来,县民政局来送喜报了。小爸家挤满了看热闹的人,当小爸伸出因激动而略显颤抖的双手接过喜报时,瞬间流下了骄傲的泪水。

艳子姐和她的战友在前线救死扶伤,是现代版的花木兰。从那一天起,“穿上绿军装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就成了我和哥哥、弟弟的理想。我在心里盼着快点长大,就能参军到部队。

几年后,哥哥如愿以偿通过政审,收到了入伍通知书。记得哥哥要去部队的那天,北风凛冽、寒风刺骨,我们家却温暖如春。早上,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,他就兴奋地换上了绿军装。父亲为他戴上大红花,立刻就变成了威风凛凛的男子汉。父亲叮嘱他到部队好好干,母亲则默默为他收拾行李。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,可为了哥哥的理想和抱负,选择放手,也是一种爱。“一人当兵,全家光荣。”邻居们都来了,个个喜上眉梢,拥上来拉着哥哥的手,祝贺他、赞美他。我和父母一起送哥哥到武装部院内,那里早已是欢天喜地、鞭炮齐鸣。三辆大客车,上面挂着鲜红的彩球,车体两侧张贴着标语:“保家卫国,志在四方”“欢送亲人解放军”。所有的新兵站立整齐,戎装待发,他们怀揣着梦想,带着亲友的嘱托,准备开启军旅生涯。看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,我热血沸腾,想要参军的愿望更强烈了。

五年后,弟弟也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。然而,事与愿违,我始终未如愿参军。汶川大地震那年,当我在电视里看到解放军战士,舍生忘死奋战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,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。虽然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冲锋在前,但我可以在后方也一样可以尽一份微薄之力,帮助灾民早日渡过难关。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三次向灾区捐款,最后一次以共产党员的身份郑重地向党组织上缴了一笔特殊党费,以此来圆我的军人梦。

岁月如歌,往事悠悠。回望当年我没有参军,心中难免有些失落,幸好爱人曾经是军人。2019年,当社区把“光荣之家”的金色牌匾挂在我家门头的时候,我被他们的军人情结更浓了,仿佛号角吹响在耳边,激励我要像军人一样,勇往直前,砥砺前行。

岁月留痕

往事如烟

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经历,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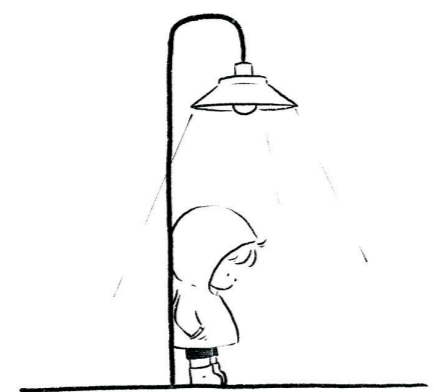
初冬的晚上,大概七八点钟,妻子突然肚子疼得厉害,来不及多想,我急忙用自行车带着她去诊所。临出门,忽然想起三岁的儿子还在家里,便返身进屋,想看怎么安顿他。到卧室,发现儿子正津津有味地看动画片,不忍心打扰,于是叮咛他:“爸爸带妈妈去看病,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一个人好好在家,不敢乱跑。”儿子双眼紧盯着电视,点了点头。

原以为诊疗一会儿就结束了,没想到却花费了很长时间。从诊所回来,已是半夜。回到家里,只见大门虚掩着,屋内灯火通明,电视早已停台,屏幕上全是雪花点……找遍屋子,也找不见儿子踪影,大声呼叫也没有应声,我们一下子慌了,急忙跑出门寻找。

寻遍家属区的每一个角落,没人;跑到街上,大街上空荡荡、静悄悄的。我是外地人,刚到这个单位时间不长,和家属楼的人不熟,儿子不可能去谁家里。家属区院子没有,街上又找不见,儿子到底去

温暖的记忆

□秦永毅



了哪里?

“你是不是在找孩子?”就在我们急得像个没头苍蝇跑来窜去的时候,忽然传来一个声音。回头看,在家属区门口开小卖部的那位大嫂正看着我。“是,是,是。”我忙不迭地回答:“在这儿呢。”大嫂热情地说:“大嫂走进小卖部,儿子在床上睡得正香。那一刻,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,真想给这位大嫂深深鞠一躬。

大嫂说,天已经很晚了,她发现有个孩子一个人坐在街道边的路牙子上,双手托着下巴朝大街上张望着,似乎在等谁。虽然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,但能肯定就住在这个院子里,于是便上前询问。孩子说爸爸带妈妈看病去了,他在等爸爸妈妈。大嫂让孩子去小卖部,孩子摇了摇头。大嫂跟孩子说:“你在小卖部一样可以等爸爸妈妈,这里人来车往不安全,万一被坏人带走就看不见爸妈了。”孩子这才随她走了。

到了小卖部,大嫂让孩子坐到里面,说外面冷,娃娃固执地站在外面。没办法,大嫂给孩子端来一个板凳,让孩子坐在屋子灯光能照见的地方。后来孩子几次想上街找爸妈,都被大嫂拦住了,大嫂说:“天太晚了,你不能去,就在这里等。”等着等着,孩子坐在凳子上睡着了,大嫂赶紧把孩子抱到了床上。

回家后问儿子,儿子说看完动画片后,他先在家里等我们,等了半天不见我们回来,心里感到害怕,想哭又不敢哭,于是便把家里所有的灯打开给自己壮胆。